

尚書詳解  
八





尙書詳解

(八)

陳經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尙書八冊  
詳解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 
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

陳經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

# 尙書詳解卷四十五

## 周書

君牙

觀史之所載穆王車轍馬跡。徧于天下。則穆王乃無道之主也。此經所載三篇之書。皆穆所作。夫子定之以爲後世之法。意者三篇之書。殆出末年悔過之後。因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。以收王心。而王于此。知所改悔。故三篇之書。有文武成康之遺風。康王之子是爲昭王。昭王之子是爲穆王。昭王南征而不返。至齊桓伐楚。始問其罪。穆王卽位之初。不知討賊。專事八駿之遊。觀此篇小民咨怨之言。知其爲世降俗薄。不及成康之世矣。文武之謨烈。子孫猶得以世守之。而無闕然不足之處。然後知先王創業之規模。愈久而愈無弊者。以其出于正故也。故曰。誦其詩。讀其書。不知其人可乎。是以論其世也。

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。作君牙。

大司徒之官。掌邦教也。芮伯在康王時。嘗爲司徒。而此有續乃舊服。無忝祖考。說者以君牙爲芮伯之後。史無所據。亦未可知。必世臣之子孫也。虞夏商周以來。以忠厚待其臣。故功臣之後。必錄用其子孫之賢者。虞書曰。賞延于世。商書曰。世選爾勞。伊陟象賢。復相太戊。丁公世美。入掌兵權。下及春秋成季之勳。宣孟之忠。而趙武之立。不敢緩。其亦有先王之遺風歟。

王若曰。嗚呼。君牙。惟乃祖乃父。世篤忠貞。服勞王家。厥有成績。紀于太常。惟予小子。嗣守文武成康遺緒。亦惟先王之臣。克左右亂四方。心之憂危。若蹈虎尾。涉于春冰。

穆王之命君牙。不稱其德。而稱其先祖父之勤勞。正欲君牙知所企慕。當以祖父爲準的。想其故家遺俗。典型尙在。君牙得于傳聞。目擊者亦熟矣。乃祖父世篤厚其忠貞。服事勤勞于王家。其成功紀于太常之上。日月爲常。王所建也。祭祀則用之。功臣紀其名于太常。當與日月爭光。垂名不朽。蓋人臣有不可忘之功。故人君示不能忘之報。或紀之太常。或祭諸大烝。盤庚曰。茲予大享于先王。爾祖其從與享之。洛誥曰。記功宗以功。作元祀。皆古人報功之意也。以此示子孫。誰不知所儀型哉。魏徵之後。乃有魏謩。而祖風以振。盧懷慎之後。乃有盧杞。而祖風以墜。嗚呼。若謩者可謂能世其家。而盧杞亦何面目見其祖父于地下乎。惟予小子。穆王自謂也。繼守文武成康之遺緒。所用者亦惟先王之臣。爲之左右輔佐。以治四方。謂之先王之臣。則君牙亦嘗歷事昭王之臣矣。心之憂危。若蹈虎尾。涉于春冰。蹈虎尾。恐其反噬也。涉春冰。恐其陷溺也。皆憂危之甚也。自非穆王因悔過之後。其安能兢兢恐懼如此哉。

今命爾予翼。作股肱心膂。續乃舊服。無忝祖考。弘敷五典。式和民則。爾身克正。罔敢弗正。民心罔中。惟爾之中。夏暑雨。小民惟曰怨咨。冬祁寒。小民亦惟曰怨咨。厥惟艱哉。思其艱以圖其易。民乃寧。

穆王知天下重任已不能勝。憂危如此。是以有賴其臣。故命爾爲予之翼。作股肱心膂。以同體之義待其臣。亦猶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。上下之分雖不同。而相與之情無間異體。爾君牙今繼其事。

蓋爾之祖父亦嘗爲司徒也。爾當無辱爾之祖考。弘敷五典而下。乃司徒之職當如此也。五典卽君臣父子之類。司徒之所以教民者在此也。爾當大布五典。用是以和民之則。天生烝民。有物有則。則者卽五典。自有準則。不可踰越之理也。施之君臣者。不可施之兄弟。施之父子者。不可施之朋友。豈非則乎。爾民不能盡其則者。在掌教者和之而已。和之之道。莫如以己率之。爾身克正。則民有所觀而化。蓋其容貌聲色之間。有以儀型之也。民心無中。惟于爾而取中。則民有所感而化。蓋其暗室屋漏之微。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也。古之教民者。自其身始。故身正而後民從之。教民者取必于民。而不取必于己。安能使其民之從化哉。中者不偏之謂。正者無邪之謂。中正一理也。中可以兼正。正不可以兼中。夏暑雨。小民惟曰怨咨。冬祁寒。小民亦惟曰怨咨。暑也。雨也。大寒也。此冬夏天時之常也。而民不免怨咨其上。此心失其中正也。民心一失中正。而暑雨祁寒。不免怨咨。則治民者。不亦難乎。中有至易者存。若專以爲難。而不圖其所以易。則難者終于難矣。所謂易者。亦在吾身之正。吾心之中云爾。以吾之中正。則民乃寧。而怨咨不作矣。堯舜三代之世。不患乎民之怨咨。而惟患其民情之不得以上達。堯之洪水。下民其咨。太康一爲遊畋之舉。而黎民咸貳。盤庚一爲遷都之舉。而小民胥怨。蓋平時矜憐安撫之者。至一失其所欲。則怨咨形焉。而上之人。亦無有不知。則亦深體乎民情者也。觀小雅之詩。民公然怨刺其上。而天下終于不亂。蓋情之得以達也。秦人設監謗之法。民不敢言。而敢怒。上之人愈不知。而下之人益以離矣。

嗚呼。不顯哉。文王謨。不承哉。武王烈。啓佑我後人。咸以正罔缺。爾惟敬明乃訓。用奉若于先王。對揚文武之光命。追配于前人。

文王造周之謀。顯然而大明也。武王繼伐之功。其美爲可繼承也。文謨武烈。豈止爲一時計哉。開導佑助我後之人。粹然一出于正而無虧缺。天下之理。惟其開端者正。則其傳必遠。缺者必其始之不正也。安有大中至正之道。不能久其傳哉。穆王之時。歷世已久矣。而文王之謨。武王之烈。在人者未泯。豈非正乎。爾君牙當以敬存心。明乎我之所以訓汝者。用奉順于先王。不墜其所爲謨烈。穆王揚文武光命于上。而君牙揚文武光命于下。謂之對揚。君臣之間。皆以守祖宗之家法爲心。追配于前人。卽先王之臣也。古者創業垂統之君。其規模一出于正。則雖衰世僻王。猶可以遵守。故夏之祖有典有則。則其子孫于失邦之後。亦能述之爲戒。商之祖制官刑。儆于有位。則其子孫雖旣立不明。而其臣猶舉之以爲法。無他。以其正也。漢高祖有戚夫人之醜。治宮室之壯麗。唐太宗閨門之內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無法。則其規模亦淺。宜乎後世子孫得竊之以藉口也。源之不清。而責其流之濁。天下安有此理哉。王若曰。君牙。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。民之治亂在茲。率乃祖考之攸行。昭乃辟之有父。

末章復申前意。先正卽前人也。舊典卽續舊也。先正之臣。已有故事載之典籍。可用之以爲法。民之治亂在茲。能守此法則民治。否則亂。旣曰時式。又曰率乃祖考之攸行。無非皆以前人爲法也。能如此。則足以昭明汝君之治矣。有賢臣則君之治益顯矣。穆王雖無道之主。而悔悟之後。命其臣專守祖宗成

法不敢作聰明亂舊章其亦賢乎哉



# 尙書詳解卷四十六

## 周書

### 問命

讀此篇之書。有以見文武周公之遺風餘澤尙存。而穆王所以命伯冏之意。端有所自來也。周公作立政之書。言常伯常任準人。下及于綴衣虎賁者。親近人主之臣。常情多謹擇其大。而忽略其細。故公卿大臣每加之意。而褻近私昵之小臣。則忽之。殊不知古人所以成養君德。至于無缺者。多此等人。是故周公舉此以戒成王。而家法之傳。至于穆王。命伯冏一篇。其原蓋出于此。下逮春秋之世。此意尙存。若悼公之在晉。弁糾御戎。校正屬焉。使訓諸御。荀卿爲右。司士屬焉。使訓勇力。程鄭爲乘。馬御六駟屬焉。使訓羣騶。彼諸御之與羣騶。平時所職。特在鞍馬之間爾。悼公必命其官之長以訓之。豈非穆王命伯冏正于羣僕侍御者哉。往者穆王。騁心于車轍馬跡之間。未必知此。自非文武周公家法所傳。習熟于穆王之所見。其安能如此。

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。作問命。

太僕正者。太僕之長也。太御中大夫也。按周禮。太御中大夫而下。有戎僕、齊僕、道僕、田僕、太御。爲僕之長。太御掌御玉輅。與君同車。至爲親密。左傳隨侯寵少師。以爲車右是也。

王若曰。伯冏。惟予弗克于德。嗣先人宅丕后。怵惕惟厲。中夜以興。思免厥愆。

王若曰而下數語。皆穆王自見爲君之難如此。所以戰兢自持。思至于無過之地。則不得不推左右親近之臣是賴。孟子曰。人恆過。然後能改。穆王自非懲創初年之事。悔過之深。自安知爲君之果難也哉。昔在文武。聰明齊聖。小大之臣。咸懷忠良。其侍御僕從。罔匪正人。以旦夕承弼厥辟。出入起居。罔有不欽。發號施令。罔有不臧。下民祇若。萬邦咸休。

此章有以見文武之聖德。猶且有賴于小大之臣。聰足以聽微。明足以視遠。齊者純一也。聖者無不通。其實則一德。而所以稱名之則四也。文武雖有此聖德。尙且小大之臣咸懷忠良。以至于侍御僕從者。無非正人爲之。古人言用人。大率小大遠近兼舉不遺。如說命言任官惟賢才。必言左右之惟其人。如君奭稱商家王人。罔不秉德。矧咸奔走。惟茲惟德稱。立政言準人牧夫。必言趣馬小尹。左右攜僕。古人所以如此者。深見昵近之臣。氣類易以漸染。言語易以乘間而入。以正人居之。則朝夕必有開導誘掖之功。必有熏陶漸漬之善。設若以不正人居之。則讒諂面諛日至。人主習于爲不善。殆有不自覺者矣。孟子曰。在王所者。長幼卑尊。皆薛居州。王誰與爲不善。惟是小臣大臣。至于咸懷忠良。侍御僕從。無一而非正。則朝夕承弼其君者。自然能格其君之心。出入起居。罔有不欽。而身無擇行。發號施令。罔有不臧。而口無擇言矣。夫十目十手之地。易敬也。至于不睹不聞之際。而加敬。始謂之罔有不欽矣。作意而言。易善也。至于非作意而言者。亦歸于善。始謂之罔有不臧矣。自非盛德之至。表裏若一。顯微無間。何

以至是人主之身患未至于欽與臧。在己有絲毫之未盡。行于天下者。必不能人之己從也。吾身苟至于無不欽。無不臧。則感應之機。自有不容禦者。吾不求于民之祇若。而自爾敬順也。吾不求萬邦之休。而自有美化也。自源徂流。其理如此。

惟予一人無良。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。匡其不及。繩愆糾謬。格其非心。俾克紹先烈。今予命汝作大正。正于羣僕待御之臣。懋乃后德。交修不逮。

穆王之意。謂文武之聖。猶賴小大之臣。況我一人無良善之德。去文武不啻倍蓰十百。則當如之何哉。左右前後之士。當有以正其君之不及可也。繩君之愆。糾君之謬。格君之非可也。曰匡曰繩曰糾曰格。無非所以救過于未形。規諫于未萌。庶幾君德不至于失。而文武之功業。可以繼紹矣。此我所以命汝作大正爲羣僕之長。使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。俾無一邪人間乎其間。然後勉爾君之德。交修其君之所不逮。交修則羣臣中皆知所以進諫。無一人而不修也。古者無親疎遠近之臣。皆得以進諫于上。且太僕之官。特掌王御車之事。而穆王責之以繩愆糾謬。以其一事推之。其他事皆然。則孰非繩愆糾謬者乎。昔者先王命道人以木鐸徇于路。曰工執藝事以諫。故茫茫禹跡。虞人得以獻箴。春秋之世。若師曠樂官也。得以諫晉侯。伶州鳩樂官也。得以言王心之失。醫和醫人也。得以正趙文子。屠蒯膳宰也。得以正平公宴樂之事。若此類者。豈非先王之遺風乎。夫惟合小大遠近無一而不進諫。故人主之德所以無失。後世諫有常員。越職而言者有罪。則久異于古矣。

慎簡乃僚。無以巧言令色。使辟側媚。其惟吉士。僕臣正。厥后克正。僕臣諛。厥后自聖。后德惟臣。不德惟臣。伯問爲太僕之長。則自太僕而下。道僕田僕之類。皆其僚也。皆伯問之所得簡拔也。古人用人之制。自有要而不煩者存焉。若以一人之聰明。而盡心百執事之選擇。則安能盡察其人之賢否。惟委之其長焉。使其長皆得以自辟舉其屬。則人主不過擇數人之爲官長者耳。周禮爲官三百六十。而官各有長。如宮正爲在宮者之長。酒正爲掌酒者之長。其賢否功勞殿最。皆責任其長焉。不若後世以天下之官。而皆萃于銓曹一人之智。而欲周知衆人之賢否亦難矣。此一章深見古人治之體。巧言令色。使辟側媚。皆不正之人。以辭色而取媚。如此等人。乃庸主之所喜。而明主之所惡。故堯必畏巧言令色。孔子必惡利口遠佞人。豈容有此等人廁于羣僕之列哉。其惟吉士可也。吉人之辭寡。必無巧言令色。便辟側媚者也。所以然者。以其僕臣之正不正。卽后德之所係。故僕臣之正者。厥后無有不正。僕臣進諛說之言。稱頌君德之不暇。則君必自爲聖。流入于不善而不之悟矣。故曰。后德惟臣。不德惟臣。則羣僕之職。豈可概以爲車輅之任。而不之選擇哉。

爾無昵于憊人。充耳目之官。迪上以非先王之典。非人其吉。惟貨其吉。若時瘝厥官。惟爾大弗克祗厥辟。惟予汝辜。王曰。嗚呼。欽哉。永弼乃后于彝憲。

穆王至此。丁寧懇切。不厭其言之重複。旣曰無以巧言令色矣。又曰無昵于憊人。憊利之人。卽巧言令色之人也。以憊人而任耳目之官。爲王侍從。則是爲充官。充官者備員而已。耳目之官。所係非輕。豈可

以儉人備數塞備。若使儉人爲之。其以非先王之典。啓迪其上無疑矣。若不以人爲吉。而惟以貨財爲吉。使貨賂公行。惟納賄者得進。居羣僕之列。是瘵病其官。而職爲之不舉矣。惟貨其吉。此乃衰世之事。何爲穆王之時有此。蓋此等風俗。不在于教化盛行之日。而每見于王道衰微之際。蓋教化盛行。人心知有清議之可畏。安有含義而趨利。惟王道衰微之際。人不畏清議。故好利之心。得以奪其好義之心。觀穆王于此篇與乎呂刑篇。言貨亦足以見其風俗之漸衰矣。惟爾大弗克祗厥辟。古之所謂敬君者。惟以仁義與王言。惟知陳善閉邪。後之所謂敬君者。惟能伺候君之顏色。迎逢君之指意。汝伯罔若以儉人充官。以惟貨而瘵官。則汝之不敬君。孰甚焉。惟予汝辜。我亦以不敬君之罪罪汝矣。嗚呼。欽哉。惟當以敬爲主。常輔汝君。使由常憲之中。不出常憲之外。則汝之職盡矣。詳復此篇之書。如左右前後之臣。皆得繩糾愆謬。如太僕長得以選其僚屬。如惟貨其吉。以利進身。古人制度詳密。與乎風俗之厚薄。皆于此乎有攷。



# 尙書詳解卷四十七

## 周書

### 呂刑

呂刑之書雖爲訓刑而作。其實輕刑也。何以知之。卽周官而知之。周官載五刑之屬二千五百。是大辟與宮皆五百也。至穆王時其屬三千。大辟之罰至于二百。而墨劓之罰二千。是輕刑則增其條目。重刑則減損也。然則周公之制非歟。曰民習于重而未敢以驟去也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。商有亂政而作湯刑。蓋自唐虞而後。德漸衰。俗漸降。刑漸重。至于成周之民。耳目習見夫刑之重也。而驟然去之。則適以啓民之奸心。無乃召亂乎。至于穆王之時。雖是世降德衰。不及文武之盛時。然而承成康刑措之後。民之犯輕刑者有之。而無有犯死刑者。穆王于此始減其死而增其輕刑。爲之贖法。以遵唐虞之舊觀。天下之勢。惟是風俗還淳反樸。方可以輕刑。故在唐虞之時。則輕刑如舜所載。象以典刑。流宥五刑。鞭作官刑。扑作教刑。金作贖刑。是也。在穆王之時。則可以輕刑。如此篇訓夏贖刑是也。所以此篇近不取夏商周之法。而遠述唐虞之舊。蓋唐虞之化。專以德。不以刑。唐虞之所謂刑者。特以防民。使歸于德而已。嗚呼。穆王之用心仁矣哉。

呂命。穆王訓夏贖刑。作呂刑。

呂命者。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。既命呂侯爲司寇。則所告者特呂侯爾。而孔子序書。特曰穆王訓夏贖刑。蓋此書雖命呂侯。而其意則實以此而訓諸夏。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。與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。是因呂侯而併告天下之爲典獄者也。贖刑者。卽唐虞金作贖刑之法。此篇其罰千鍰百鍰是也。呂刑不止于罰。以罰之鍰數。爲刑輕重之率。故夫子序之曰。訓夏贖刑。作呂刑。

惟呂命。王享國百年。耄荒。度作刑以詰四方。

呂刑稱惟呂命。王享國百年。耄期荒忽之年。方且詳度時宜。爲之增損輕重作刑。以詰治四方。史官書此。亦有意存焉。人惟歷年之久者。其更事必多。其諳究人情必熟。至于垂老之。其少年剛果之血氣。消除殆盡。仁愛之心。至此時始發見。想當盛年之時。尙留意車轍馬跡之間。其計慮必未及此。王曰。若古有訓。蚩尤惟始作亂。延及于平民。罔不寇賊。鴟義姦宄。奪攘矯虔。苗民弗用靈制。以刑。惟作五虐之刑。曰法。殺戮無辜。爰始淫爲劓刵。殄殫越茲麗刑。并制。罔差有辭。民興胥漸。泯泯棼棼。罔中于信。以覆詛盟。虐威庶戮。方告無辜于上。上帝監民。罔有馨香德刑。發聞惟腥。

此乃堯舜以前三皇時事。孔子序書。斷自唐虞以下。三皇時事無所攷據。略見此篇。此穆王將說堯舜以德化民。先說制刑之因依。蓋自蚩尤苗民始。若古有訓。卽古人之大訓。載三皇時事也。蚩尤九黎之君也。卽與黃帝戰于阪泉是也。上古之時。風氣未開。淳樸未散。民知耕食鑿飲而已。安知所謂亂。惟蚩尤創爲不義之事。民皆從而化之。于是爲亂之始。所以延及乎民。無不習于蚩尤之惡。爲寇以盜民財。